萌芽 （攝影）丁 建

春晚與中國足球「革命」之比較觀

王傳濤

內地作家韓寒說，春晚最搞笑的小品是劉謙的魔術。

春晚自己說，什麼都亞克西。所以，我們基本可以這樣認定，除了劉謙的魔術，這屆春晚是一屆非常亞克西的春晚，而如果魔術也能被賦予深刻的意義，相信劉謙也會變得亞克西的。所有的節目中，尤其是趙本山的小品，可謂亞克西之最——捧紅小瀋陽還嫌賺得不夠，偏偏要讓三五個徒弟揹着廣告一起上，結果當然是誰也紅不了。於是，觀衆大聲喊出了兩種聲音：第一、最牛春晚釘子戶趙本山可以不上春晚了；第二、廣告期間禁止插播春晚。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是春晚的一種智慧，就如同中國足球一樣，在繫着全國人民最廣泛的關注力時，總是承載不起其中的公共期盼。怎麼辦？所以，春晚就玩起了「以退爲進」——巨大的退步是爲了更大的進步，只有在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的時代裡，才會產生點進步的可能。就如同三十二年不勝韓國足球的中國足球一樣，當公衆放棄對它的期待時，它會冷不丁的給你一個驚喜，告訴你中國足球是多麼的偉大。以至於讓一些天眞的孩子忘記了打破三十二年歷史是一種功德還是一種恥辱了。

所以，按照辯證法的邏輯，我們大可這樣定義今年的春晚：今年「被滿意」的春晚，是爲了有一天眞得被公衆滿意……聽起來有點繞舌、有點阿Q，可如果不這樣想，十三億人民的公共期待又應該在哪裡安放？春運期間，輾轉回家的流浪者又何以不去自欺欺人地去否定「恐歸族」的懦弱？請相信春晚，也請相信中國足球。三十二年不勝韓國、四十四年衝不出亞洲，是爲了有一天我們能打破這個歷史紀錄。因爲，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藉着球迷們的淚水和眞誠歌頌點什麼。雖然，在勝了韓國之後，中國足球還可能陷入新一輪的慣性衰敗，也可能還會創造出一個新的N年不勝的偉大紀錄。同樣道理，春晚一年一年地退步，也只爲是了明年有個更好的春晚。年年亞克西下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啊？那麼，就請允許春晚將最出名的喜劇演員集合起來演全國最爛的小品，允許馮鞏用網絡語言拼成一個讓老人、孩子以及所有不上網的人都看不懂的小品，允許郭冬臨拿着三年前的一個笑話拉長成一個全國小品，也請允許趙本山拿全國的春晚當成自個兒的劉老根大舞台甚至是鐵嶺春晚。春晚成不了《阿凡達》，可春晚很像《孔子》。本來是一個好好的聖人，卻非得想在電影中教育一下公衆的道德，告訴公衆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曲、什麼是直，就像周潤發在首映式上與公衆的交流時的一句話：我不是周潤發，也不是孔子，你們可以隨便提問題。可問題是，沒有人將周潤發當孔子，更沒有把他當聖人——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演電影可以這樣的高尚，高尚得可以與聖人平起平坐，高尚得連導演都可以罵專家、罵《阿凡達》。

大年三十，本來是合家歡樂的時候，卻非得煽煽情、頌頌德，弄得大夥跟淚人似的，好像那才叫眞正的快快樂樂過大年。不得不說，春晚被賦予的東西太多了，以至於這些東西把春晚的娛樂本性也給吞噬掉了。這種東西也很中國足球。韋迪說，五年之內我要把中國男足帶到亞洲一流，中國女足帶到世界一流。雖然韋迪也不知道他憑什麼這麼說，可表面上該說的話還是要說的，當年春晚上馮鞏拿着施拉普納的那根頭髮進行拍賣，就是最好的證明。衝不出亞洲不要緊、一年年的淪落也不要緊，只要會唱會說，就比眞心實意的努力強。

換班

言止善

我們居住的大院裡有不少「空巢」——老年朋友住到子女那裡去了，特別當子女又有了下一代時，這些老年朋友就理所當然地成了爲人民服務的志願者，有的奔赴千里之外，甚至萬里之外。我的外孫女出生前後的那一個月，老伴和我曾在女兒家值班，分擔了月嫂的部分工作。之後的一年裡，我的親家兩口子主動上崗，他們付出了辛勞，也收穫了快樂。月前，親家有要事需回去處理，我們這兩口作爲第二梯隊立即去女兒家支援。

我們和女兒相距百餘里，交通可乘公交車，若打的，一個鐘頭的車程。女兒住在一所大學的校區，和一般的住宅小區比較，那裡有兩個優點：樹木濃密，負離子較多；近處有食堂、幼兒園和小超市，所以生活方便。這次接班，我的任務和前次差不多：買菜並做炊事員。這是我退休後常幹的活，可以說已練好了一定的基本功，所以駕輕就熟，一點也不吃力。只是女兒家的菜刀是什麼德國貨，鋒利得嚇人，切起菜來得小心翼翼。

女兒和女婿對飯菜都沒有什麼特別要求，每餐三四個菜，葷素搭配就行了。重點是給外孫女的特殊供應，她剛滿周歲，只有七顆牙齒，她的飯要另外蒸，菜是一點肉末（或魚）和剁碎的胡蘿蔔（或青菜）。我曾經嘗過她吃得津津有味的配方奶粉，講實話，那東西難吃極了。我想，我的手藝哪怕很差，做出的飯菜也會比那種進口貨要可口些。每次用餐，外孫女都坐在那張特地爲她添置的高椅子上，爲了安全，她腹部要繫一根和椅子連着的布帶，以保證她不至於摔下來（我戲稱，像犯罪嫌疑人）。女兒說，專家講的，幼兒如果和大人一起吃飯，不但食慾會好些，還會學到好習慣。爲了烘托好氣氛，我常做西紅柿炒蛋，加上青菜，桌上就有了紅的、綠的、黃的，煞是漂亮。我說：「別人是爲了活着而吃飯，我們是爲了創造氛圍而吃飯。」晚餐時，外孫女常表演一個保留節目：吃了大半碗，就幹起一件大事來——臉漲得通紅——出恭了。這時，她的爸爸媽媽就急忙擱下碗筷一齊上陣爲她清洗。我們吃飯伴隨着這種熱鬧，大家期盼的氛圍達到一個高潮。

女兒家有兩台電腦，我上網也很方便。小傢伙也有「網癮」，見有人上網時她就要來湊熱鬧。她坐在大人的腿上，看到那動漫人物在唱歌，身體便會兩邊搖擺，小腳也按拍節翹動。最有趣的是這位「啞人」會把你的手拖到鼠標上，對此，我們只能給出一種解釋：她已經明白了「手——鼠標——節目」之間的聯繫。科學家說，大猩猩的智力和幾歲的小孩子差不多，眞不曉得大猩猩是不是會明白這種聯繫？

不亞於大猩猩的孩子，當然不會只滿足於虛擬世界，抱她到室外活動時，她最喜歡小狗和雞，不但盯着看，還會打招呼。我們帶她去公園裡可以餵鴿子的區域，她對鴿子卻不感興趣，只喜歡玩地上的沙子。

值了半個月的班，親家兩口子回來換班了。交接的午餐，我按女兒的要求準備了四菜一湯。女婿爲六個人各斟了一杯葡萄酒。親家母稱讚我的廚藝可以打九十分，這當然是溢美之詞。我自評是只能得六十分——票友怎能和科班出身的比？只見一旁的外孫女忽然鼓起掌來，莫非她聽得懂我們在講什麼？我想，反正她喜歡熱鬧場合，不忘抓住每一次可以表達的機會。

百川匯流詠新聲

——一個老音樂家的心聲

陳 安

第一次採訪哥倫比亞大學音樂學院周文中教授，那已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了。當時他正忙於他創辦的美中藝術交流中心的工作，我在其交流中心辦公室、而不是在他音樂學院的辦公室作了訪談，後來撰寫了長稿《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發表於《北美洲華僑日報》。

光陰似箭催人老，這次我再度造訪他，他已是耄耋之年，而我自己也已是個退休老人。二十多年來，我們未曾聯絡過，未曾見過面，我一直不知道他退休之後在做些什麼，又創作了什麼新的曲子，也不知道他對當代中美樂壇狀況發表過什麼看法。作爲一個音樂愛好者，我懷着對這名老音樂家的掛懷之情，終於又一次登門拜訪來撰寫《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續篇。

他住在曼哈頓格林威治村薩利文街，我乘半小時地鐵就可抵其家。我發現他家門旁飾有一塊銅牌，上面鐫刻着：「一九二五——一九六五埃德加·瓦雷茲居住於此」。瓦雷茲是美籍法裔作曲大師，在西方現代音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周文中曾是他不收學費的學生，師生倆在多年相處中結成了忘年交。瓦雷茲去世後，周文中爲他整理所有作品，出版全集，舉辦音樂會，錄製唱片，使這位勇敢的音樂革新家對當代西方音樂產生了更爲深遠的影響。

一見面，我們就知道彼此都老了。當年黑髮的我已變成白髮，而他臉上的老人斑也顯示了他的遐齡。出乎我意外的是，他的生活並不像一個賦閒家中、頤養天年的老人，儘管身體已經比較虛弱，卻還常常出差、出訪、出國，去外地，去歐洲，也去中國。最近他剛從歐洲三國回來，應邀在那裡參加了音樂節，聽他自己的被演奏的作品，也發表講話。「老驥伏櫪」，「不知老之將至」，「退而不休」，這些老話用在他身上都十分恰當而非過甚其辭。我未曾想到的是，老年的周文中還與中國雲南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主持的美中藝術交流中心從八十年代開始爲促進中美兩國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友誼做了大量工作。他可以暫緩音樂創作，寧願自己少寫作品，也願把美中文化交流這一方興未艾的重大事業一直進行下去。九十年代初，他接受福特基金會的委託，代表美中藝術交流中心前往雲南從事「文化交匯」的義務工作。在後來的十多年裡，他以七、八十歲高齡頻繁往返於中美之間，在中國文化和生態多樣性程度最高的雲南省，在南方絲綢之路經過的巍山古城，與國內外其他專家一起協助地方當局開展一系列重要工作，如組織雲南少數民族文化實地調查隊，爲雲南民族大學籌辦民族藝術系，創辦雲南民族博物館。一九九九年舉辦的雲南民族文化、生態保護與可持續性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則發表了富於建設性、後被採納而卓有成效的《雲南倡議》。

周文中和其他專家們爲保存雲南衆多民族的古老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工作得很辛苦，可也很愉快。他說，跟當地居民、老藝人交談，聽當地的原生態音樂，都很有意思。他本是個圖書館迷，他覺得，在當地沒有圖書館的情況下，那些老藝人、老農民自己就是儲藏民族文化、憑藉記憶傳播民間音樂的「圖書館」，他從那裡汲取了許多新鮮而有用的知識，也因此更加意識到，研究、繼承和發展民族音樂、民間音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當然，作爲作曲家，他仍在抽閒寫音樂。當年，他以西方現代音樂技巧創作了許多管弦樂曲和室內樂曲，其力作《山水》、《花月正春風》、《花落知多少》、《柳色新》、《漁歌》等以獨特、清新的風格表現中國古老文化的神韻，給許多美國聽衆留下了深刻印象，並使他成爲最早享譽美國樂壇的著名亞裔作曲家之一。近期的力作則有打擊樂四重奏《谷應》、室內樂《山濤》及弦樂四重奏曲《浮雲》和《流泉》。他特別向我提到了後兩首。他覺得，由四名樂手合奏的弦樂四重奏曲，其流暢、和諧的效果就好像是由一個人演奏出來的，也好像是由一個人在中國古琴上演奏出來的，而其流暢性又與中國書法筆墨的流暢性十分接近。天空中悠然飄動的白雲，山澗中淙淙流淌的清水，無不體現了古琴和書法所特有的和諧的流動。

古琴和書法向來是周文中最尊崇、最欣賞的中國藝術。他認爲，書法是所有中國藝術的基礎，古琴音樂則是中國音樂的精華，而古琴的指法與書法的筆法又極爲相似，可見這是兩種皆具神韻、相互影響、相得益彰的中國古老藝術。他自己的作品既有富於古琴韻味的室內樂，又有富於書法氣韻的管弦樂，有一首長笛與鋼琴合奏曲甚至題目就叫《草書》。他說：「書法即筆墨之音樂，音樂即音響之書法。」他曾被人稱爲「音樂書法家」，其實他不僅是個能寫出書法韻味的音樂家，而且自己也至少是個準書法家。我見他家裡客廳牆上掛着一幅他自己的草書作品，一筆而就的三個字：「壽其天」（雅樂曲名），還有英文音樂雜誌《當代音樂評論》封面上他的書法題字「百川匯流詠新聲」，那些濃纖相間、勁峭瀟灑、氣勢凌厲的毛筆字決非出自一個書法初學者之手。

周文中教授近影

我們並沒有在音樂作品這個話題上停留很久。我更想聽到的是他的文藝觀點和音樂思想，聽到他作爲一個成就卓著的作曲家和教導有方的音樂教育家的經驗之談。爲了敘述得較有條理，我特將他此次談話內容以及他向我提供的有關文字資料整理、歸納如下，希望他語重心長的肺腑之言能對今天從事音樂及其他文藝創作的人有所裨益。

一個音樂家、藝術家，應該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永遠不能拋棄自己的藝術傳統。「要有文化」，「要當文人」，——他常常這樣說。所謂「文化」，當然不只是指掃盲之後的水平或高小的水平。他覺得自己之所以能用西方作曲技巧寫出具有中國風味的作品，那是因爲他不僅學習西方的音樂理論和技術，而且他還花費很多時間苦心研究中國詩詞、音樂、繪畫、書法、美學和包括易經在內的哲學。他愛去圖書館，哥大東亞圖書館曾是他常去之處，還有波士頓、哈佛和伯克萊等大學中文圖書館也都留下過他的足跡。常有人找他找不到，知道他的人會告訴說：「你去圖書館找他吧。」可現在很多學生不愛去圖書館，不去溯根尋源，不去研究重要音樂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不去探討作曲技巧所依據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而只學些表面的東西，只滿足於分析總譜，借鑒手法，模倣音響效果，自然就寫不出眞有個性和特色的作品。

（上）

春之野趣

彭 佩

「沒有哪個季節比春天更能讓人願意去親近大自然，更有興趣去找尋隱藏在季節深處的野趣了！」當大地披上一襲嫩綠的靚裝的時候，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兒時母親常對我們說的那一番話。

在記憶裡，童年的春天總有數不完的野趣：一大群玩伴在嫩草鋪成的「綠地毯」上盡情地撒着歡，調皮地追逐着在草叢間飛舞的蝴蝶。幾個小夥伴在無風的晴空下拚命地瘋跑着，巴望着速度能夠讓手裡的風箏脫離地平線的束縛，飛翔在高高的藍天之上。掏鳥蛋、挖沙蟬或是捉魚蝦，春天的野趣總是讓我們呵呵的樂，格格的笑，毫無辦法地將自己全都交給了快樂！

在衆多的野趣之中，最讓人難於忘懷的大概非挖野菜莫屬了。

家鄉的野菜種類繁多，其中以薺菜的味道爲最美。薺菜是公認的野菜中的上品，正所謂「三月三，薺菜賽金丹。」由此可見它在野菜中佔據的地位有多高。薺菜有着兩片橢圓形的葉子，葉片中間是根挺直的綠莖，它性涼、味甘，若做菜吃帶有一股清香味。

在田野裡挖薺菜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薺菜善變，不僅顏色變，形狀也會變。長在沒有太多雜草的地方，它是匍匐在地上的，葉子呈鋸齒狀，有時候那鋸齒還很大，整片葉子看上去像從葉子中間的莖上又生出許多瘦長的葉子來，而且顏色很深，灰紫色，不仔細找，根本發現不了。如果長在菠菜地裡，它就往上長，葉子幾乎沒有齒，而且顏色碧綠，和菠菜的模樣十分相似。

如果周圍有些淺淺的、灰綠色的草，它既不匍匐着，也不高高站着，顏色也就變成灰綠，葉子有淺齒，和周圍的草一樣，葉表一層細細的茸毛，這就又和採雜草打成一片了。

所以，每找到一棵，都是一次勝利。有時候，第一遍沒有發現，但有些疑惑，一回頭，突然發現一個肥大的傢伙正趴在那裡呢。這時候，會感覺胸腔裡那顆心正激動得怦怦直跳。這不像是在幹活，而像捉迷藏，甚至比捉迷藏還好玩，誰不願意呢？

我將翠生生的薺菜帶回家後，母親會將它們一棵一棵洗得乾乾淨淨的。餐桌上的薺菜，或涼拌，或素菜，亦或熬成薺菜粥，做成薺菜餃子。薺菜的做法無論怎麼變，它的清香美味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變的。

每每回想起童年時代關於春天的種種野趣，心裡總會不自由主的掀起陣陣微瀾。現在又是一個春風吹綠了柳樹，吹醒了小草的季節。我已經和朋友們約好，在這陽光明媚的季節裡，無論有多忙，我們一定要抽時間一起去野外拜訪春天，去找回那孩提時代關於春天的野趣。

飛虎流年

——二十世紀九度寅虎年記事

李忠國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世紀最後一隻寅虎（戊寅）嘯傲人間。新華社一月二十五日新聞說，臘月裡寒氣正濃，但菏澤花農趙孝東的暖棚裡一棵棵牡丹飽滿的花蕾卻透出鮮艷。趙孝東家兩個暖棚種了一千二百棵牡丹，春節前已經全部被客戶訂購，「像他這樣的農戶在菏澤有五千八百多戶。」

牡丹有國色天香之譽，過年看牡丹，早見於晚清一九〇〇年三月成書的《燕京歲時記》。書中實錄的一種由暖室培育的「唐花」，又謂之「堂花」——主要包括牡丹和梅花、緋桃、探春、金橘等，「滿座芬芳，溫香撲鼻，三春艷冶，盡在一堂」，是京城的傳統年景。

而上年底拍竣，被稱爲「賀歲片」投放元旦春節市場的《甲方乙方》，也讓人想到七十二年前丙寅春節「看看影戲，賀賀新禧」的電影廣告。當年的賀歲片還別名「笑片」，祝願大家過新年笑顏大開、財運亨通。

中國春節民俗大浪淘沙流過百年，迎春、祈福、歡樂、吉祥等優秀基因和形式傳承不衰，且不斷加入時代元素和科技手段。南京、上海等華東地區城市聯合開辦的鮮花禮儀電報業務，一九九八年春節前也發展到三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四百多個市縣雙向開辦。拜年電話、禮儀尋呼，以及到街頭新興的「網吧咖啡屋」或通過家庭電腦參加網上春節聯歡會，營造着現代都市的春節浪漫情調。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芝蘭君子性，松柏古人心」等流傳不朽的春聯所積澱的內涵也被一些文化人士堅守、發掘、倡導。台灣高雄市立圖書館這年繼續舉辦「暖暖書香伴您過新年」寒假春節閱讀推廣活動。遍布全市的閱覽室和圖書分館開辦「萬本兒童新書等你來」「借書過好年」「你讀書，我獎勵」等項目，從二十世紀最後的那個虎年裡瀰散出濃郁年香。

（下）

過年吃齋祈福求健康

文 佳

吃膩了大魚大肉，素食齋菜更令人齒頰留香。近年來，神州各地素食風吹，農曆年初一吃齋的傳統再度復興，而衆多節慶歡宴逐漸流行減葷增素、少肉多菜，全素宴也逐漸爲熱愛健康人士接受。

中國不少地方都有農曆年初一吃齋的傳統。廣東中山沙溪人有年初一清早用齋菜祭祖拜神的習俗，拜完神後，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吃齋筵，有些人家初一吃一餐齋，有些人家全日都吃齋。年初一吃齋，也是廣東鶴山客家人過春節時的重要習俗之一。

廣東舊俗有「年初一吃齋，勝過吃一年齋」的說法，不過近幾十年來，愛吃山珍野味的粵人把年初一吃齋的傳統丟棄了，而近年來，隨着素食健康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和信佛者增加，年初一乃至平日吃齋者增多。廣州老西關人蘇太太說，大年初一吃齋不殺生，新年更順景更好運。

廣東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的「鼎湖上素」聞名海內海外。相傳，當年老佛爺慈禧太后品嘗「鼎湖上素」後大喜，下旨把「鼎湖上素」歸入滿漢全席，「鼎湖上素」也成了鼎湖山慶雲寺的招牌齋菜。「上素」，即高級素菜。由慶雲寺一位老和尚創於明朝永曆年間的「鼎湖上素」，選取上好的冬菇、草菇、磨菇和雪耳，配上筍乾等，用鼎湖山的泉水烹製成的，芳香撲鼻，爽滑鮮美。

海口至今仍保持着年初一吃齋菜的傳統年俗。不少老輩海口人初一全天都得吃齋，不沾半點葷腥。吃齋時，全家人身穿新衣服，圍着八仙桌，長輩給晚輩夾菜，邊夾菜邊說祝願的話；晚輩也可給長輩夾齋菜，並祝願長輩健康長壽。

海口人新年吃齋菜很有講究，齋菜選用的茄子、水芹菜、豆芽等都有寓意，比如，茄子的「茄」字，海南話是「比別人好」的意思，吃茄子希望新年比別人好；水芹菜的「芹」字，與「勤」字諧音，吃芹菜期望勤勞致富；豆芽的形狀很像壽翁，豆瓣像壽翁落光頭髮的頭，有點彎的豆稈像壽翁的身子，吃豆芽祝願長壽。

南京人過年愛吃的「什錦菜」也是素菜。原料是各式各樣的時令鮮蔬。例如，蓮藕、水芹、豌豆苗、薺菜、冬筍、黃花菜、香菇、豆芽、胡蘿蔔、木耳……說是什錦菜，其實選用的素菜通常超過十種，有的人家愛選用十六種或十九種蔬菜，取「和和順順」和「長長久久」之意。

「什錦菜」的用料也很講意頭：蓮藕取其形狀，寓意「路路通順」；黃豆芽形似如意，寓意「事事如意」；薺菜音似「聚財」，寓意招財；胡蘿蔔，象徵新年大喜；豌豆苗寓意「春滿枝頭」；豆製品千張，寓意「千秋百代、代代興旺」。

春節期間，各地素食齋菜生意紅火，安徽九華山風景區千元左右一桌全素菜宴走俏，廣東慶雲寺、光孝寺和大佛寺等寺廟的素食餐廳食客如雲。

如今，不斷增加的素食者，除了因爲宗教信仰吃齋外，更多的人是因爲身心健康而吃齋。而節慶大餐之後，人們吃齋也盡量選擇少油清淡的，而避免吃煎炸油膩的素食。